

STAR WARS 星球大战

绝地少年武士

皇冠上的标记



[美] 裘德·沃森 著
宫肖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STAR WARS 星球大战

绝地少年武士 皇冠上的标记

[美] 裘德·沃森 著
宫肖业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2-2883 号

Jude Watson
The Mark of the Crown

据美国 SCHOLASTIC INC. 1999 年版译出

© (2002) Lucasfilm Ltd. & TM

All Rights Reserved. Used Under
Authorization.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Lucasfilm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冠上的标记/(美)沃森著;宫肖业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7

(星球大战·绝地少年武士)

书名原文:The Mark of the Crown

ISBN 7-02-003933-2

I. 皇… II. ①沃…②宫… III. 儿童文学-科学
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9608 号

策划编辑:刘国辉 责任编辑:姚翠丽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美编:翁涌
责任印制:王景林

皇冠上的标记

Huang Guan Shang De Biao Ji

[美]裘德·沃森 著

宫肖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6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25 插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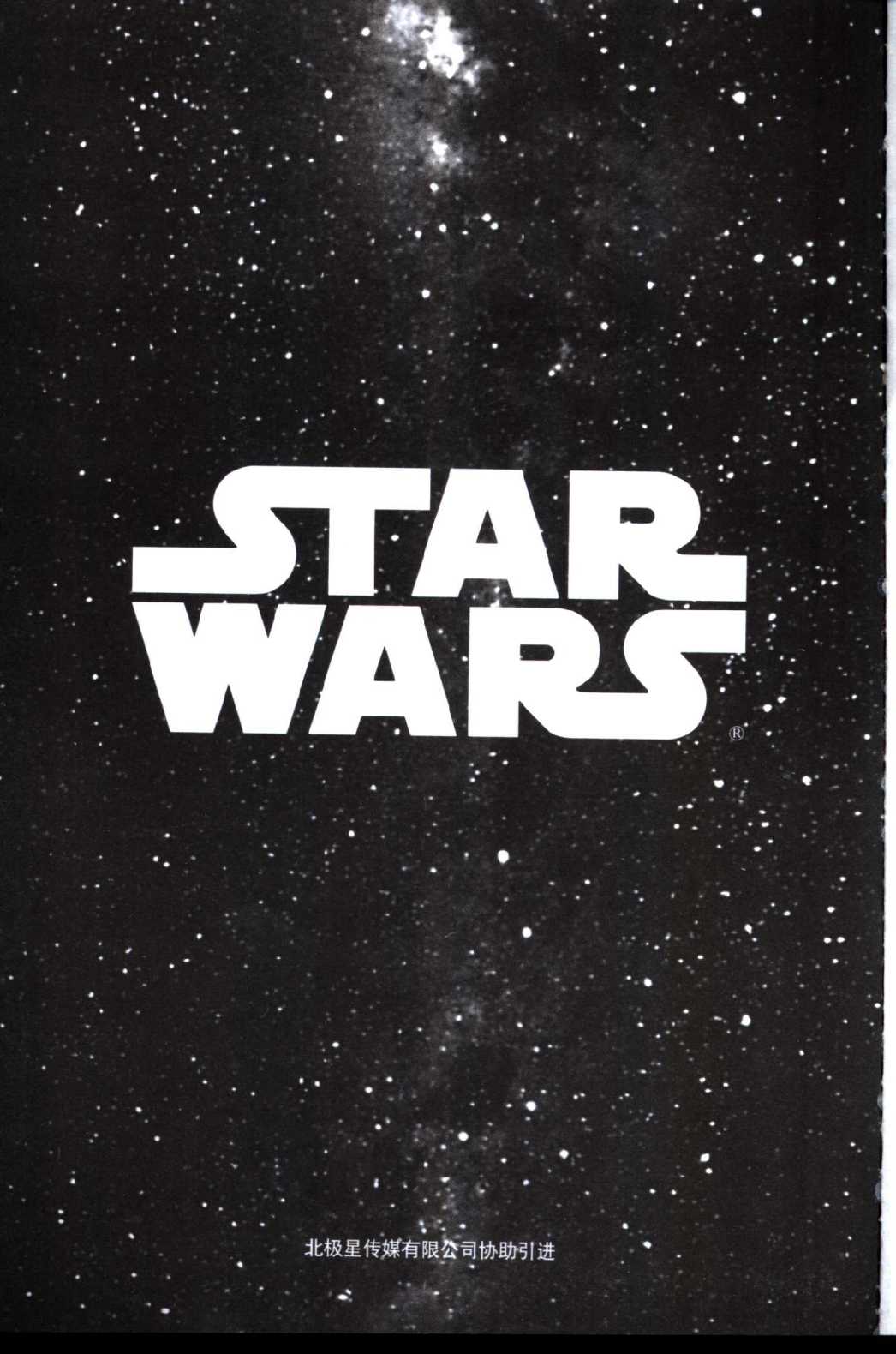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ISBN 7-02-003933-2/I·2986

定价 6.00 元

A black and white image of a starry night sky with a bright nebula at the top. The words "STAR WARS" are written in a large, bold, white, stylized font in the center. A small registered trademark symbol (®) is located at the bottom right of the word "WARS".

STAR WARS®

北极星传媒有限公司协助引进

CHAPTER 1

第一章

奥比旺·克诺比和奎刚·金刚走下飞船的舷梯，踏上伽拉星球的土地，一辆云车就已开到了跟前。

车门悄无声息地打开，滑下一节舷梯。一身海军服装束的司机钻了出来，毕恭毕敬地站在打开的车门旁迎候。奥比旺往汽车里一看，嗬，真够豪华，真够气派！

“维达女王专门派出她的私人汽车来接你们，”司机郑重地说。

“请转达我们对女王盛情的谢意，”奎刚一边说一边礼貌地微微鞠躬。“天气这么好，我们倒想步行去皇宫呢！”

听了这话司机有点儿吃惊，他无奈地说：“可是女王有指示，要我们……”

“谢谢你，”奎刚的语气是那么坚定，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说完就径直从司机身边走了过去。

奥比旺不得不跟着师父一起走去。他心里明白，奎刚决定步行与天气毫不相关，根本原因是绝地武士的使命始于他们的双脚踏上另一星球的那一刻。他们要亲身去体验对周围

环境的感受,只有当他们习惯了在当地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并对周围事物有了实地接触,才能使神力发挥作用。据说,有些绝地师父只要在一个陌生的星球上走上几步,就能看到身负使命的结局。

十三岁的奥比旺不是师父,现在连个绝地武士还不是呢。他只不过是徒弟。要想练就一身师父那样的真本领,路还长着呢!尽管身为徒弟,他也能感到在伽拉的首都伽鲁平静的表面下,有一股暗流在涌动。奥比旺虽看不到使命的最终结果,但已预感到成功绝不是唾手可得。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现在还说不清楚。

他们出了飞车站,就走上首都伽鲁宽阔的大马路。这是一个建造在三座山上的城市,皇宫就建在最高一座山的山顶上,不论在城市的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闪闪发光的皇宫。

伽拉曾经是个繁荣昌盛的星球,是整个星系的一块瑰宝。现在虽然还有不少富人,但贫富悬殊。一方面,驾云车的人都像女王那样招摇过市;另一方面,到处可见趴在地上要钱讨饭的乞丐。

奥比旺以前来过伽鲁执行任务,他早已看到过去恢宏的建筑的外部涂层现已斑驳脱落,长年的风吹日晒使石头残破不全,已无力恢复其原貌。高贵的林达摩树曾郁郁葱葱地长在马路两边,现在也是好景不再。由于没人管,树死的死,弯的弯,勉强活下来的也都像伸出地面的鸡爪。

“女王的决定是明智的,”奎刚说。“选举能使这个星球稳定,现在是使伽拉实现民主的时候了。”

“依我看,早该如此了,”奥比旺附和着。“你想,为什么女



王在此时作出这样的决定呢？”

“因为这里正面临内战的威胁，”奎刚说。“塔拉王朝统治了一千年，她强盛过，但却抵挡不住权力的腐化。卡那国王去世后，女王就已明了君主政体的气数已尽。她顺从民意，决定通过选举成立新政府。”

“所以女王的儿子班瞿王子很可能是个危险人物，”奥比旺说。“你认为王子见到我们会有什么反应？”

就在几天前，绝地武士刚使王子想成为伽拉人民英雄的美梦破灭。班瞿王子曾经导致了百克达在伽拉的匮乏。百克达是一种奇药，它不但可以治愈伤口，而且还可以促生新芽。正是凭着它的奇效，百克达救了很多人的命。为图私利，班瞿王子制造了一次假药荒，然后与邻近的芬达星球上的一个非法政治团体帝国进行交易。他要从芬达亲自带药回来，以期达到被人视为救命恩人的目的。奥比旺不仅巧扮王子，使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而且还帮助芬达人民起来推翻了帝国的统治。

“我想他总不会伸开双臂欢迎我吧，”奥比旺继续说着。“不管怎么说，那次我还绑架过他呢。”

“他如果反对我们，他的损失更大，”奎刚指出。“可能有人在暗中帮助他，但我敢肯定女王没帮他。如果我们对发生在芬达星球的事守口如瓶，班瞿王子也肯定不会旧事重提。”

“这样就好了！”奥比旺表示赞同。

“不过，我看他还会把我们当敌人对待，”奎刚又补充了一句。

听师父这么一说，奥比旺不觉悄悄叹了口气。奎刚对奥

比旺说的话总是这样，先给他一个肯定的说法，然后，再列出可能会碰到的麻烦或危险。这是奎刚的一贯作风，目的是让奥比旺明白，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他不止一次地告诫奥比旺：“什么都是靠不住的，万事都在变化之中。”事实证明奎刚的提醒总是对的。

突然，奥比旺觉出神力遭到干扰，好像是一些不太亮的波。

“没错，是干扰，”奎刚嘟囔了一句。

他们停了一会儿，街上到处不见人影，却忽然传来一阵喊声。两人什么话也没说，一起往前走。他们俩谁都没去抽随身携带的光剑，甚至连剑柄都没去碰一碰，然而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被调动起来，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不知何时一群人已聚集在街角，并朝他们走来。他们高举着激光标牌，上面写着：德卡。

见此情景，奥比旺舒了一口气，原来不过是一场政治集会而已。德卡·布兰是竞选伽拉最高长官的候选人之一。

“真快，看来民主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了，”奥比旺一边观察一边说。人群欢呼着，激光标牌不断地转换着颜色，一会儿金黄色，一会儿蓝色。

奎刚的警惕性依然不减。“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他自言自语道，又掉头去看人群后边的情况。在他们后面有一条与大路相交的小路，从那里突然冒出另一群人，涌上了大路，他们举的标牌是维拉·普拉米。

“维拉·普拉米，这是第三候选人！”奥比旺的反应很快，因为他们的大师尤达已简要地向奎刚和奥比旺介绍过这两个与



班瞿王子作对的候选人。

德卡·布兰的拥护者蜂拥而至，而普拉米的支持者跑上来迎战他们，奥比旺和奎刚刚好被夹在中间。突然间，双方手中的标语牌变成了打人的棍棒，双方相遇，已是拳打脚踢了。

奥比旺看着奎刚，这不是他们可以使用光剑的时候，因为这两群人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但他们被两群气势汹汹的暴民包围着，自身已陷入危险之中。

一个高举激光标牌的强壮的伽拉男子突然逼向奥比旺，奥比旺连忙向左腾空翻了个筋斗。当他双脚落地时，看见那人正举起标牌砸向另一个人的肩膀。

两个德卡的追随者抓住奎刚的双肩，第三个正收拳准备重击奎刚，这时他用了一个绝地传统的逃跑术，身子一扭，头一扬就腾空逃逸了，留下那两个德卡的喽罗捂着酸痛的手臂，两耳直鸣。他们到处寻找奎刚，然而他早已无踪影，他去找在一旁的奥比旺去了。

“我们在这里起不了什么作用，”奎刚对奥比旺说。“咱们走。”

他们急身闪过一个维拉·普拉米的女追随者，她绊倒一个拥护德卡的人，随即照他脑袋就是一拳。两人急忙从他们身边走过去，奎刚不无感慨地说：“通往民主的路总是布满荆棘，尤其是在伽拉。要实行民主看来更难啊！”

CHAPTER 2

第二章

雄伟的伽拉皇宫出现在奎刚和奥比旺眼前，这是一座看一眼就令人难以忘记的白色建筑。两座高塔十分显眼，整个设计和结构既无规律可循，又无对称可言。窗户四周和螺旋形的塔楼上都镶嵌着耀眼的蓝色晶体铜片，房顶更是金光闪闪。金顶加上闪光的镶嵌图案使整个建筑发出炫目的光辉，令人感觉好像进入了仙境。

两名绝地人被领过宽阔的门厅，走进了接待室。维达女王已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到来。女王穿着用闪光的丝绸做的长裙，随着她的走动，从不同的角度看，长裙总在变换着颜色。深浅不同的蓝色和绿色被糅合在柔软的衣裙上，当女王走上前去欢迎他们的时候，衣裙上变换的色彩时隐时现，给人一种潇洒飘逸的感觉。女王的头饰也镶满了蓝色和绿色的宝石。

奎刚没有过多地注意女王的盛装，倒是他对女王生命力的感觉使他吃惊。更确切地说，他似乎没有感觉到女王的生命力，因为女王的生命力实在太弱了。女王不过中年，但奎刚的感觉是那么的不同的，他感到女王似乎有重病，抑或女王正在



缓慢地死亡。

奎刚和奥比旺向女王施了鞠躬礼。

“我很欢迎绝地武士到我们伽拉来，”女王说。她的声音充满威严。奎刚不知道女王是不是为了这次接见在硬撑着，以便给他们留下好印象。伽拉星球上的人皮肤都很苍白，白里透着淡蓝色，他们称之为“月光”，但是女王的皮肤不但没有光泽，还透出一种不健康的肤色，让人一看就会联想到她的骨头是否有毛病。

“我们带来一飞船的百克达作为礼物，”奎刚对女王说。“它们现在在飞船的装卸港口上。”

“这可是我们这里的急需品，”女王答道。“太感谢了，我将派人把它们送往各医疗站。”

奎刚仔细地观察着女王的脸，从她无神的蓝眼睛里，奎刚只看出“如释重负”和“感谢”的表情，没有光泽。从她的眼睛里看不出任何她对班瞿王子的事有所察觉的迹象。

对女王的健康奎刚还是心有存疑，他是用绝地人的方式观察女王的。这就是不用眼睛直盯被研究对象的眼睛，而是凭心灵感应去体察。当奎刚发现女王毫无顾忌的与他四目相对时，不免有些吃惊，然而女王的眼力是敏锐的。

“是的，”女王慢慢地说着。“你没错，我是在走向死亡。”

奎刚感觉到身边的奥比旺对女王的话很吃惊，他知道奥比旺还没觉察出女王有病。奥比旺对事物的直觉感应往往不错，只是还不善于分析别人的内心。

“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我们的会见时间太长，”女王挥了一下戴满钻石的手继续说。“我办事、说话向来直截了当，我

也希望你们能像我一样。”

“这也是我们一贯的作风，”奎刚回答道。

女王满意地点点头，在镀金椅子上往下滑了滑，并示意绝地人也这么坐，因为这样比较舒服。

“我对自己将在身后留下什么想了很多，”女王开始了正式谈话。“伽拉需要民主，这是人民的需要，也是我在位的最后一次许诺，在伽拉实现民主就是我留给后人的一份遗产。但是，我们这个城市，乃至整个农村，目前都很不安定。我的丈夫卡那国王在位三十年，他有良好的愿望。但是腐败侵蚀了我们的政府内阁官员和周围省份的长官，少数有权势的家族占据高位，我的丈夫无法阻止这种现象。我现在担心的就是有朝一日伽拉可能爆发内战。阻止内战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自由选举，所以我请你们绝地人前来监督我们的选举。”

奎刚不住地点着头。“依您的预测，我们将会碰到什么问题呢？”他小心翼翼地问，不想把班瞿王子一下子端出来，他想先听听女王要谈的话题，这样他就可以判断出女王的倾向性。

“先说说我的儿子班瞿吧，”女王平淡地开始了她的话题。“他是大塔拉王朝排名最后的一位继承人，这也是他不愿人们片刻忘记的一个事实。他一生都在等着成为伽拉的统治者，到现在也没有原谅我要进行民选的主张，我估计他会给你们惹麻烦。如果他赢得选举，他一定会保留君主体制。”说到这里，女王无奈地耸耸肩。“他有支持者。我担心的是，凡是他得不到的东西，他可能会用收买甚至偷窃的办法搞到手。”

奎刚点点头，竭力掩饰他听到母亲用如此苛刻的言词来描述亲生儿子后的吃惊心情。



“我并不反对我的儿子，”女王继续说。“不错，我是漠视他的继承权的，起码对他欠忠诚。我不会在公开场合表态支持某个候选人，但私下里，我希望我儿子落选。这不仅有利于伽拉，对他本人也是个好结局。我希望他成为一个守法的普通公民，远离所有的是是非非。”女王一挥手，巨大的内阁会议大厅的门就被打开了。“我亲眼看到这个机构对我的丈夫做了些什么。我的丈夫本来是个好人，但就是被这些当权者给腐蚀了，我不想看到我儿子重蹈父亲的覆辙。他才十六岁，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的一片苦心，他也是我的一份遗产啊！”女王缓慢、轻声地结束了讲话。“我希望我去世后，我的儿子能过上好日子。”

“您认为他有胜出的可能吗？”奎刚问道。

女王皱了皱眉头。“皇室还是有不少忠实的拥戴者的。由于我们担心他的安全，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隐居的，而且还在外星球上学。人们对他的了解甚少，这或许正是他的有利条件，并不排除他有侥幸获胜的可能性，但这绝不是我想看到的。”

维达女王朝奎刚微笑着。“我的坦诚让你吃惊吧？当一个人意识到他的时间所剩不多时，就要面对现实而不是自欺欺人。”

“您对另外两个候选人德卡·布兰和维拉·普拉米又怎么看呢？”奥比旺问道。“您比较欣赏哪一位？”

“我看德卡·布兰不错，”女王答道。“他是我们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他许诺要进行改革并为人民带来繁荣。虽然做起来会有很多困难，但是他的志向已定。”

“那维拉·普拉米呢？”奎刚不失时机地马上提出这个问题。

“她比较老练，”女王回答说。“她是我们皇宫里的副总管，观点比较切合实际。可惜，她的皇室工作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反倒成了她的弱点，加上她敢言的作风，得罪了一些人。所以说，她不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只是输的可能性更大。”

“您赞成暴力吗？”奎刚问。“我们在街上碰到一些双方的支持者，个个都情绪激动。”

“冲突时有发生，”女王承认。“但我相信人民需要一个和平过渡期，只要他们认为选举是公平可信的，我想他们是不会反对的。”

女王坐在那儿好一阵子没有说话。奎刚担心她是体力不支，后来才发现女王是在搜寻合适的字眼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想，下面女王可能就要讲出传召他们来此的真正目的了，他向奥比旺递了个眼色，让他打起精神听仔细，奥比旺会意地点了点头。

“还有一张难出的牌，”女王终于往下说了。“了解这张牌对你们很重要，这就是伊兰。”

“伊兰？”奎刚以前从未听说这个名字。

“我们这个星球上有一部分人被称为山民，”维达女王解释道。女王面前的桌面是由磁砖拼成的图案，当她伸手想抚平磁砖时，不想一小块蓝铜片脱落掉进她的手里。她把它握在手心里，手上的指环被从后窗射进的阳光照得闪闪发光。“伊兰就是山民的领袖，这些山民是被赶出去的反对君主政体的人。他们聚居在首都以外的山区，自定法律，不承认国王和



女王。据说这些山民凶悍难斗,从不在同一个地方久住,粮食自给自足,还有自己的医师。外面的人很难见到山民,而山民对外人既恨又怕。伊兰本人更具传奇色彩,行踪飘忽不定,就像幽灵,我还不知道有谁见过她。”

“他们也会在大选中投票吗?”奎刚问。

女王摇摇头。“他们拒绝投票,德卡·布兰和维拉·普拉米都想拉拢她,但伊兰谁都不见。就像她不承认国王卡那和我一样,她也不承任何新的当权者。”

“若情况果真如此,那您为什么还视她为参选的一分子呢?”奎刚又问。

“噢,”女王说,“这就是完美的图画不可或缺的一笔。”说着,她把掉在手里的那块蓝铜片放回原处。“你们看,这不又是一幅完整的图画了吗?”

奥比旺看见奎刚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情。女王凝视着桌面陷入了沉思。奎刚看得出她的思绪回到了过去。

过了很长时间女王才再次抬起头。“我很佩服你的耐性,奎刚,”女王平静地说。“我要有能忍耐的这份天性就好了。”

“这不是天性,而是每天必修的功课,”奎刚笑呵呵地说。

女王向奎刚回报以微笑,并轻轻地点着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对,我现在就在学习,所以我知道该怎么讲我的故事了。当我的丈夫,也就是国王卡那年轻的时候,他有了意中人,而我们的婚姻却是包办的。那时我住在另一个城市,我跟卡那从未见过面。后来卡那悔约,偷偷地与意中人结了婚,他的妻子是山民。这自然引起元老们的极大愤慨,因为我们的婚姻就是他们安排的,他们无论如何无法接受卡那娶山民为

妻这一事实。那时元老们的影响力很大，他们强迫卡那让那女人离开。当卡那告诉妻子他不得不违心地服从元老们的决定后，她就离开城市回到了山民那里，当时卡那并不知道她已经怀孕。”

女王又用手抚摸了一下桌面，手在微微发颤。“国王卡那是后来得知她有身孕的，但没去找她。那时我对这一切毫不知情，我只是如期出席婚礼，就这样我们结婚了。如果说这件事在我丈夫心中投下了一道深深的阴影，我也浑然不知。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他才向我和盘托出这一切。他一生都没能从失去真爱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最大的遗憾就是他因怯懦而没去寻找自己的孩子。直到去世前，他的心灵还饱受自责的煎熬。”

“他过去的行为可能不对，”奎刚说，“但他毕竟在去世前认识到了这一点，这就很难能可贵了。现在我不得不问您一句：此事和今天又有什么关系，维达女王？”奎刚自知这是明知故问。

“他的女儿就是伊兰，”女王回答得很平静。“今天总会看见过去的影子。”

“您为什么要对我们说这些呢？”奎刚问。

“因为现在我也快死了，”女王回答道。“伊兰是我的最后一块心病。我死之前要还她公道，她应该知道她是长女，有继承权。王位的真正继承人是她而不是班瞿。她一定会看到皇冠上有她的标记，”女王的语调里充满了温柔。说完，女王的眼睛看上去有些分神，好像又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皇冠上的标记？”奎刚几乎脱口而出。



“是继承人的标记，”女王解释着。“皇冠上并没有什么真的标记，只有内阁元老们能够辨别出来。”

“有班瞿王子的标记吗？”奎刚又问。

“如果我丈夫说的没错的话，就没有班瞿的标记，”女王解释道。“验证班瞿的身份并不会给内阁元老们带来任何好处，如你所知，大部分元老都不欢迎普选，因为，不管谁当选，他都有权对内阁也来个开门民选。”

奎刚点头表示理解。很明显，为保住自身的既得利益，元老们也会投班瞿一票。“您想让我们做些什么呢？”他问。

“我不能亲自与伊兰联系，”女王说。“当然啦，她也不愿见我。但是如果你能给她带信并要求她见我，或许……你必须承认，大多数人都不会拒绝绝地武士的要求。山民总是想方设法为外来的联系设置障碍，我可以派人携带你的信前往，不过，在山国旅行总是困难重重，而且还很危险。”女王低头看着自己紧握的双拳。“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这就是内阁不同意你们来，通过谈判，我们达成一项协议，这就是你们不能离开首都伽鲁。”

“看来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奎刚尽量表现出中立的样子。

“是这样，但事在人为，”女王急切地说。“或许你能……”

突然，通往会议厅的华丽大铁门被人猛地推开，砰的一声巨响，门重重地撞在墙上。班瞿王子一步跨了进来，旁边还跟着一个身穿银色长袍、高个子的秃顶男人。

王子用手指着奥比旺和奎刚。

“你们必须马上离开伽拉！”他大声咆哮着。